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二

宋　王宗傳　撰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朱子發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

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以文義攷之理當然也井之為物體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體與用者也故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體居則其德有常用不居則其功不匱德有常而功不匱井之所以為井也而君子實得之巽在物為木其義則入也巽之木入乎坎水而上出之則井之功用見乎外矣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此合坎巽之義以言井之功用也井田之法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者

人所聚井者人所食然邑可改遷而井不可改也何也水之所在故也猶君子可以富也可以貧也貴可使為王公賤可使為匹夫此邑可遷改也道之所在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此井不可改也何者以其剛中也如使其中之不剛則易涸矣安在其不可改邪盡乎此者於爻則二五是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指二五之爻以言井之體也夫井之為物也取之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无喪无得

則凡有求於我者皆賴我以為用故也得乎我而往者井井然也未得乎我而來者亦井井然也然井之所以為井者未嘗不一也何者有所謂不窮者存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此又合井之體用以言井之所以不窮也汔幾也繘綆也夫井以濟用為功幾至於井而未及於濟用則亦與未施綆於井同也何也无益於用故也君子之道推己以及物而已矣雖曰知推之而未嘗及物則亦與不知

推者同也何也无補於物故也故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此又言井以濟用為功而不可以中廢也若夫所以上水者缾也而或羸焉則又非特未有功而已終於无功焉爾矣何也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壊者終於无成故也夫君子有善用之才則取之於已用之於人有餘也在我之才或至於不善用焉則如東漢不知謹密之君子自保其身之不暇又何暇於濟世而救物也哉故曰羸其缾是以凶也此又因井

以言不善用其才者之戒也吾故曰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為木而在下坎為水而在上其曰木上有水云者木上本非有水也以木巽乎水而上水故也此木上有水所以為井之象也夫水之蓄聚乎井也其初蓋未嘗勞也及夫以木巽之登水於木則動盪汲引以至於或漑或濯或烹或煎其用始勞矣君子之於民

也亦然春使之塗足而耕夏使之曝背而耘以至於為商也則使之竭力於負販為工也則使之精心於技能為士也則使之鋭志於行藝何其勞也蓋以謂不如是則不免為无用之棄民故也而民之趨之亦曰此雖上之我勞也然不如是則吾其棄民矣又安得不如是之勞也所謂勸相云者木一物也水亦一物也二物相合而後井之功用見矣若木自木水自水則如功用何君子之於民也既勞之其道蓋有以

使之相資以為用者若六府之交修三事之咸和其出入也相友其守望也相助其疾病也相扶持至於父子以仁親君臣以義合夫婦以禮别長幼以序秩朋友以信遇此皆勸相之大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在下而居隂井之泥也泥則不可食不可食則廢而无用矣故曰舊井夫養而不窮者井也无得无喪

往來井井又安有新舊之閒乎夫惟廢棄而不用則无日新不窮之功矣故目之曰舊井云謂之无禽則禽鳥且不至況人乎此泥濁在下為一時之所棄也小人汚辱之行人所不取也以至於禽類亦舍棄之則初六之井泥是也程河南曰舍上聲與乾之時舍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他卦九二少有可議者惟井之九二則異於是何也

九雖陽剛也而居陰陰虛則下漏又巽體也巽之陰虛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夫缺漏在下故无所容蓄而井之水注射於下以此為井未也乃澗谷也故曰井谷而有甕敝漏之象甕之為器也完則能蓄今也敝且漏焉宜其注射於下也鮒魚生長於澗谷之間者也井谷之水初无停積徒注射鮒魚而已鮒魚物之在下而微也初六之象也若使在下而有陽剛之助則能隄防此水而不為井之谷也故象曰井

谷射鮒无與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所謂有與云者指初六也今九二井谷之水注射於下初六陰虛在下而无有隄防之者故曰无與也程河南謂上无應援朱子發謂九五不應无與之者皆誤矣或曰九二之在井既有甕敝漏之象而彖乃例稱之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何也曰澗谷之水尤非易涸者也此豈可改易者邪以其漏下故曰井谷然語其剛中則亦自若也或者

又曰羸其缾凶此豈非九二之所謂甕敝漏邪曰羸其缾云者此為不善用其才者之設也甕敝漏則以喻井谷也其所指異矣學易者觀象而得其影非善觀象者也凡此皆諸家之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陽為實為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渫也固宜渫云者清之謂也水既清矣此

可食也而或不見食焉孰不為九三惻心邪惻云者
憫其不食故也我謂三也蓋君子有可用之實而不
見用於時君子无庸過自惻也為我心惻者人也象
曰行惻云者以九三之行清渫如此而不見食焉豈
不為人所惻邪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亦惻者之
辭也此九三之清渫之行如此可以汲之而食也汲
之者誰乎王之明也謂以我之渫王之明兩者不可
相无故也如此則並受其福矣王者享任賢之福而

賢者有福天下之功非並受其福而何象曰求王明云者求謂汲之也知九三有可汲之實而遂求之者此非王者之明不可也在九三也有可汲之實在王者又明知其可汲也而遂求之則賢者之福遍及上下矣若王不明而不知九三之是求焉則為九三惻者將何時而已邪此人主之不幸而生人之无福也又何並受其福之有司馬子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之謂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以陰居陰陰虛亦敝漏也然在已雖漏而下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其與九二之得初六亦異矣故有井甃之象謂在已雖陋而修治隄防之力則有賴焉爾此所以能補其過而无咎也朱子發曰古者甃井為瓦裏自下達上然則二之所謂甕敝漏云者則亦瓦裏之不修故也瓦裏之不修非初六之在下乎夫以敝漏之資所與處者曽无修治隄防之助此九

二所以无與也所與處者有修治隄防之助而免敝漏之患此六四所以无咎也然則君子之所與處者欲其有補於已而異乎九二之无與則不可以不謹所與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坎中之陽而居正北方之位故其為井也洌其為泉也寒夫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於養人也故曰寒泉之食中

正也若孔子孟子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之位此九
三之井渫而不食而萬世之下猶有為之惻心者雖
然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
子之所謂性命云者而九三九五之爻求之過半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六井道之大成也夫井道既大成矣宜无物
我之嫌可也故戒之曰井收勿幕上六以陰居陰陰

道否窮故為之戒云汔謂其井道之功成也夫井道
至此功成矣若居有其成而不以與人猶為未成也
故以勿幕戒之懼其以成功自居也能若是則有孚
矣何者我不拒人而人亦不以我為拒人故也其為
吉也豈不大乎故聖人於此以元吉與之夫井與鼎
皆養人之具也鼎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无鉉井
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有幕何也幕所以覆井而
鉉所以舉鼎也鼎之功已成而无以舉之功猶未成

也井之功已成而或有以覆之得為成功矣乎故井之上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而鼎之上則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予學易至於革喟然而嘆曰噫革之在易也其變易

之尤大者乎何也得失之報理亂之數始終之變具在諸卦未嘗不歷歷焉及之惟革命一説必待革而後盡其辭此其故也而或者必曰文王之於卦德也特曰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而止耳其子文公之於九五也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而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噫夫豈知微其辭於卦德者此文王之旨也又微其辭於九五者此文公之旨也即是辭是旨而申之以其事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隱

諱焉者此則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於春秋也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今於易亦然故夫托之空言而使人嘿喻夫革者文王文公是也載之行事而使人欲明夫革者孔子是也然則易微孔子革之旨或幾乎晦矣又孰知夫革之在易也其為變易之尤大也乎故夫革之所以為革也以離火兊澤言之則為水火相息以離中女兊少女言之則又為二女之不相得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

滅今也澤在火上則水火相止息者也如此亦豈物理之常也二女雖均女也今也少女反乘中女故雖同居也其志豈相能哉此亦非人情所可常也即是人情物理而並論之革之所以為革也如此故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合離兊二體之象以言革之義也夫聖人之舉動也初无待於積日持久而人皆知其為當然也此所謂已日乃孚也已止也乃斷辭也止於一日之間而无有不孚者此

豈有它哉蓋其為革也有以深信夫人故也是說也在爻則為九五未占有孚在聖人則為成湯之彰信兆民是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此指九五以言革之效也夫暗亂之與人心怨懟時乎革也則革暗亂而文明革怨懟而為和說文明離也兑說也故曰文明以說此又合離兑二體之用以言革之時也革之六爻皆正也故初九六二九三九五上六正也而以九居四以陽居陰亦正也乃若統攝衆正而尸革

之功者此又九五所以為革之大人也故卦德曰元亨利貞而彖以大亨以正釋之此又總六爻之正而尸之五以言革之道夫當革之時去亂而即治舍故而趨新此生常事也然茍揆之人心而然質之天地萬物之理而皆合蔽之古聖賢之説而无異辭則是事也雖若越常異者而有悔也然革之而當又何悔云成湯之既伐於夏也有慚德焉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有悔也而仲虺則曰天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道此則悔亡也夫革道悉不當爾苟當也則雖成湯有南巢之役可以无慚又况天下之事所謂小小變革也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又曰大亨以正此言革道之善也夫世事之推遷而天地之變易也故彖於此又以天地之革以明湯武之革焉夫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雖曰寒暑之不同而二氣之相推四時以成則一而已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雖曰世代之不同而其上

順天命下應人心則亦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理之當然是也天地聖人均所不能違也夫天地變易世事推遷以時為大故又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噫知革之時為大則予所謂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信乎其尤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離火也而在下兊澤也而在上故曰澤中有火此即彖之所謂水火相息也時之運於天也日月之相推

寒暑之相盪此水火相息之謂也然人皆知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如是也而不知其所以相推相盪之由此歷學之所由設也故夫歷之設也以二至明陰陽之始以二分正陰陽之中以閏餘定陰陽之終始中終具舉而日月星辰之運動不失其序故天道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而无有圭撮之異矣此革道之明效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茍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則革之初九是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當變革之時宜若可以有為也然其位在下也以能為之才處在下之位而或過為改作之事此豈所謂君子之時中矣乎故處此之位惟以中順之德自守而已可也故曰鞏用黄牛之革而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黄中色也牛順物也夫革變革之謂也其曰黄牛之革則堅而不變此又不革之革也以況則君子在

下以中順自固而无過動之愆此所謂時中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无有可愧者矣卦德所謂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則六二與有勞焉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而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夫卦德所謂已日乃孚云者人之深信乎五也六二所謂已日乃革之云者二之有功於五也人之深信乎五初无待於持久焉者以二

之有功於五也亦初无待持久之勞故也是何也中正之德相革之主成革之功不難而易故也以是而行故有嘉美而无過咎此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而六二則曰征吉无咎又曰行有嘉也以言革道之善如此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嗚呼吾觀革九三而知革道不可以或過也夫天下

之弊不可以不革也不革則弊不去弊既革矣亦不可以過於革也過於革則下不安九三居下體之終所謂革道之小成也而又以剛處剛或過用其剛焉此革之所戒也故曰征凶貞厲自古不明此戒而或至於過用其剛者多矣夫朝綱不振吏治苟且糾之以嚴可也嚴而不已以至禍及縉紳動罹戮辱者此剛過也奸宄害治罪惡既稔懲之以刑可也刑之不敬以至禁網苛密刀鋸橫施者此亦剛過也戎虜伺

釁猾我中夏威之以兵可也兵或不戢以至中外騷擾民不堪命者此又剛過也夫以九居三正也剛而或過得為正乎糾吏治以嚴懲奸宄以刑威戎虜以兵正也嚴而不已刑之不敬兵之不戢得為正乎然則處九三之時者宜如何曰當以危厲自警而无愆於是正斯可矣故又曉之曰革言三就有孚蓋以革道言之自初至三已三就矣謂革道之小成也有孚謂亦已著信於人矣此豈可以復有往歟故象又申

之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九三征凶之戒不其著明矣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近君之位而當水火相革之際事之可悔者從而革之革之而當故曰悔亡夫處近君之位而所改革者何事也曰子從父之令不得謂之孝臣從君之令不得謂之忠惟四也近而親五以同德佐上而其孚信素結主心故上有所命當改則

改之在我不為嫌而在君子亦不為疑嫌疑兩忘此所以吉也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夫事君之道以誠信為本又況居獻替親密之地命在上出也而我乃得以改之自非孚信之志素結主心安能有此吉乎唐太宗嘗欲以鄭仁基息女為充華典冊已具魏徵言之帝即詔停其冊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迎之徵又言之帝追止其詔至於遣使立葉護可汗也

使者未還復遣使諸國市馬徼又言之帝爲之止凡

此類者所謂改命也然苟非徼也展盡底藴不事形

迹而剴切之誠上當帝心則改命之吉未易至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有大人飛龍之象革之九五有大人虎變

之象均是人也而象則異云者亦各乘其時故也夫

革之五革命之主也特爻辭不顯言之爾蓋其爲德

也大故其發見也亦大當此之時舉事應變文理昭

著猶之虎變也炳然之文有不可揜而其威信所格罔有不服故无待於占決而知天下有信順之心焉噫非上順天心下應人心其孰能變化感通如此其至矣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上六革道之大成也又不特九三革言三就而已也故以君子小人並言之以言革之成效也向也

君子隱於巖穴遁迹自晦今也離隱而之顯見於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如豹之變其文蔚然而盛也向也小人茍免虐害悱然不服今也去虐而歸仁中悅而誠服曾无矯飾之態故革去面從而以悅順之心從乎君也夫舉天下之君子小人莫不皆有所革如此則革道之大成也當此之時豈可復有所往哉務在鎮靜以安人心以漢承秦之後蕭規曹隨以興清靜之化可也夫茍昧此則斯民又未有息肩之暇矣故

又戒之以征凶居貞吉蓋天下之弊始則患乎不能革故六二應五當革之任則勉之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也故九三上六俱以征凶戒之然三之征凶則曰貞厲而上之征凶則曰居貞吉者革於三則防其剛過於上則以陰靜終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也者致潔以養人之具也故鼎有新義凡天下之事所謂日用而日新者必曰鼎新以其致潔故也序卦曰革物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是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其卦有取於鼎焉古者制器必取諸象鼎之為卦也實具鼎之象焉故以全卦觀之則分植乎下者足也初六是也完實乎中者腹也二三四是也對峙乎上者耳也六五是也橫亘乎上者鉉也上九是也夫物有足有腹有耳有鉉非鼎乎故

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以言鼎之象也以二體觀之則巽為木也而在下離為火也而在上以木巽火而火出乎木則又鼎之功用見矣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離巽二體言鼎之用也夫鼎之為用至重也天下莫不用之然惟聖人為能極其用故繼之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蓋以是惟新之命而畀之聖人者上帝也故聖人必有以享之然於享上帝必曰亨而養聖賢則曰大亨云者孔氏疏義

曰享上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
周徧故享上加大字也朱子發曰以享上帝之心推
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盡其心者乎其曰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又即鼎之用以言惟聖
人為能極其用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
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則即巽離之用與六五之柔
中以言卦德之所以元亨也夫鼎之為卦巽下也故
有人君卑巽下賢之象離上也離為目又六五鼎耳

也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夫人君能卑巽以下賢則天下之賢孰不為吾用哉故以天下之耳為耳則其耳聰以天下之目為目則其目明此所謂巽而耳目聰明也夫人君之耳目既聰明矣則以柔居尊位无愧也故柔順之道巽於下則為下賢進於上則為六五而且得中焉以與九二剛中之賢居相應之地此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夫巽而耳目聰明則巽之效也柔進而上行則柔之效也得中而應乎

剛則中之效也鼎之君具此三者故卦德曰元吉亨而彖曰是以元亨也葢謂之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河南曰凡卦離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也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斯言也不惑於卦變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夫鼎之為器也其形端正其體鎮重

其用日新故鼎之奠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位既正則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變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故曰語井而不及功

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鼎之最下趾之象也鼎當致用之初也傾而倒之去其故穢以取新潔故曰顛趾夫趾顛則鼎覆矣此宜若非順道也然時乎當顛也則於理為未悖也故穢者不去則新入者亦穢矣庸可以顛趾為嫌乎故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其在人則棄不

善以從善也夫鼎趾之顛不正者也然出否以從貴則雖顛未悖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蓋妾非正者也猶之鼎之顛也然而有子焉則不正之咎可无也何者有可貴者在也故夫善之出於不善也君子不以尤前之不善也而棄夫今日之善若追其前日也而尤之則殆非棄瑕録善之道也蘇東坡曰聖人之於人也貴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騂其角犂牛之子可也朱子發曰得賤臣者苟利於

宗廟社稷則或出於屠販奴隷夷裔俘虜不問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實居中此鼎之有實而居中者也夫受任而得中則任无過分而能有其實矣否則必致滿溢之愆如九四之覆餗實何有焉此君子所以貴於自謹也故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若九四不知自信而

有覆溢之愆則所之之不慎故也我仇謂六五也四繆當高位重任而上比乎五其得君亦既專矣五欲下應以助二而四實閒之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夫五之不我能即則惟四之是即可知矣此過分之任莫大之責不以加之二而四實當之故二也得以適當其分而无過其實而不失之也故曰吉而象曰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夫五之有疾乃所以為二之无尤使二也不知慎其所之而冒越以干五則過分之

尤終亦有所不免矣其能无尤矣乎王輔嗣曰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有所加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量若過其盈溢則有覆餗之凶君子有才德亦有分限若職事過其才分則亦有隳官之謗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二鼎實之得中也九三則鼎實之將盈也而又以

陽居陽其實充充然美且甘也是故可食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之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夫鼎耳六五也五以无為為鼎之主而尸舉措之功然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上九也九三與上九非其應也故上不以鉉而授之五則五亦不以耳而聽之三此鼎耳之革也革云者謂失其所以相從之義也如此則鼎有滯塞而无行移矣故三雖有美且甘之可食者如雉膏然又何望於見食已乎

雖然蘊其德〻而必彰守其道其終乃亨以五之耳目聰明決非棄才之主以上之剛柔有節亦非蔽賢之士方將陰陽和而雨焉則不食之悔可以虧去而終獲其吉也為九三者宜守其正以有待焉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實自二至四无餘地矣无餘地則溢溢則覆此理之常也又況以九居四中非九二而正非九三其才與德視二與三固已有慊矣而且居近君之地位

高位謀大謀任重任其能无傾覆之患矣乎此所以不勝其任下折而上覆也故曰鼎折足覆公餗足初六也四本應初今也鼎折其足此非初之誤四也乃四之累初也餗鼎之實也覆公餗如漢王所謂敗乃公事也夫足折而餗覆則淋漓於外鼎之形體為之汙辱也任不勝而公事敗則醜惡外見堂堂國體豈不為汙辱已乎廢興存亡未可知也故曰其形渥凶原其所以至是者何也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

謀大力少而任重故也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夫不度德不量力而遽當其任以致凶患何如其信也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起發三問而文皆應之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居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乃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王陵讓平勃以阿呂后意背高帝約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卒之誅呂安劉者平與勃

也夫田文陳平方之古大臣雖曰未可然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言與事符亦庶幾於能信者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以中虚之德為鼎之主中則不亢虚則能受此所以居无為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也故曰鼎黄耳然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既曰玉鉉矣而五又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虚而資上九剛

實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鉉即上九也亦猶耳即六五也而諸家乃謂金鉉九二也鼎耳革九三也夫二與三既為鼎之實矣而復得為鉉為耳五與上既為耳為鉉矣而復不得專為耳為鉉此何義歟又況鼎之形模度數古人蓋於此尤嚴也自鉉至趾其位分固自有次第其法象固自有顛末不應如是之重複而倒置也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

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黄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為正非所利欤故曰利貞然則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為巳之實也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居鼎之上鼎之外物者也非若耳趾之類之相聯屬焉者也此上九之象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其

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也者雖鼎之外物也舍是則不可何者烹飪之事既已也則是鉉也必也勇然相五以尸舉措之功而惟恐其覆功既成矣則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耳之外若无與焉其動也其靜也无適而不得其宜如此也此之為德蓋不可以一偏名也求之於物必也謂之玉鉉而後可蓋玉也者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剛柔之有節故也鼎之上九處一卦之外以剛而履柔得動靜之宜

此玉鉉在上剛柔之有節也故聖人於此侈言其功而曰大吉无不利蓋鉉也而金為之特為其剛而已猶未足以語其德之全也語其德之全而有剛柔之節者非玉不可古之君子不以禄位累其心時然後應功成而不居動静進退无適而不利者蓋其德全故也此上九玉鉉之象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童溪易傳卷二十三

宋 王宗傳 撰

☳☳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者陽始生之卦也夫陽生必自下始故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其在六子則為長子謂一陽之始生也

然陽剛非居下之物也故有發動之義其取象也則於物為雷雷之為物也奮擊以達陽氣則震之一陽處重陰之下之象也上下皆震是為重震故大象又有洊雷之象夫陽動於下其勢上達故震有亨之道焉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指初九居重震之初以明震之所以亨也夫笑樂不能生笑樂而所以生笑樂者恐懼也初九以剛明之才居長子之任當震動之初而震懼之來虩虩然其恐懼

也則其與魯哀公所謂寡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異也豈不足以致福乎故以笑言啞啞繼之蓋始於恐懼終於笑樂者此先後之序而理之所不能違也故曰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又再申震亨之義也夫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懼在人也警諸我者无失則施諸人者无嫌矣猶之雷也震及百里遠者驚邇者懼其威浸廣矣故夫邇之懼則自初九之身始

遠之驚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可於上六見之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衆下之所服者衆則出而守宗廟社稷而主其祭祀也又寧懼於喪乎此卦德所以有不喪匕鬯之吉也程河南朱子發徐氏皆云彖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上文脫不喪匕鬯一句以文義考之是也夫有國之事祀為大大器之重長子是主故長子之出也而宗廟社稷之主在是焉匕詩所謂棘匕也謂以棘薪為之所以

登鼎實于俎也巹書所謂秬巹也謂以秬黍為之所以灌地以求神也二者皆所以祭也而長子能不喪之馬可以守宗廟社稷可以為祭祀之主矣吾原其所以可則亦始於恐懼終於獲福而已矣不然則宗廟也社稷也此豈可以慢易守之歟昔者成王蓋足以語此矣嘗觀之詩清廟之祀執競之祀此有事於宗廟也載芟之祈良耜之報此有事於社稷也而天下後世徒知成王能守宗廟主祭祀如是也而不知

清廟之作固有所謂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懼我將之享又有所謂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懼則成王恐懼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懐也嗚呼此其所以荷太平之休享假樂之福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上下皆震故曰洊雷洊雷與水洊至之洊同蓋一坎既盈復至一坎謂之水洊至一雷既震一雷繼之謂之洊雷也君子之法此象也則亦有不一之恐懼者

矣故曰以恐懼修省蓋恐懼云者作於其心此一恐懼也修省云者見於行事此又一恐懼也夫然後有合於重震之象李博士曰詩美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知恐懼而不能修省則見於聲音顔色之閒而已非所以為恐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成震之主也以剛明之才當震動之初疚心於

恐懼而盡卦之德故爻之辭即卦之辭不嫌其重襲而夫子亦以所以釋卦者而釋爻不以重襲為嫌也或曰九四亦震也聖人何不以此予之曰以陽居陰震遂泥也恐懼有所不足矣解見卦彖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夫當恐懼之時人皆怵於有所喪而君子則獨安焉而不之懼者蓋吾有所謂深足恃焉者存也夫其所

恃者何也曰在已者足恃則不肯役於得喪之間以失其正而惟正之是守在人者足恃則知其必不以不正之禍而加諸守正之人初九震之主也以九之剛威動而上奮孰禦之者而六二乃以至柔當其鋒岌岌乎殆哉而其喪失者多焉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何者彼方來而我乘之故也然六二方不降其操不移其守而安處自若曾不怵於所喪而有躋于九陵之勢與所謂勿逐七日得之理焉曷為知其為厲也

而反躋之又曷為所喪之既多而所得之可必也亦曰時雖當懼矣其人亦足懼矣然吾之正或棄而不守此則大可懼也吾安能舍其大可懼者而惟區區之得喪是計哉此之謂在已有足恃也彼初九也亦將曰吾當震懼之初而自恐自懼之不暇安敢妄加恐懼於人哉況當此時與吾同體守正道為正人如六二者幾人哉在我欲其亨而在六二則所處如此之危在我致其福而在六二則所喪如此之多吾之

心亦豈所安也然則六二所以躋于九陵而无患得所喪而无逐者亦頼有此耳此之謂在人有足恃者夫震來厲時也億喪貝勢也躋于九陵勇也勿逐七日得智也以勇處時以智審勢孰謂六二之至柔而勇且智若是乎此无他當恐懼之時而所恃以无懼者以正自守故也厲危也億多也鄭氏云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貝貨也二所有之資也居則其位用則其財也躋登也九陵即初

九也九在初其勢上進故曰九陵躋于九陵即象所謂乘剛也勿戒之也逐追也七日者程河南曰卦有六位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得對喪言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曰愛我者美疢也惡我者惡石也六三處兩震之間前之震懼未去後之震懼又來三處其間不敢寧居追尤塞愆故得以起廢立懦神回氣醒而生理復還矣不其幸歟故曰震蘇蘇既殪而復生曰蘇六三

之在震不正而且不中无足取者以斯人而處斯世其見惡多矣然惡之者能使之不遑寧居追尤塞愆乃所以生之也故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然三當此時能自震懼以不中不正慊然於心不敢當位而寧居也夫惟能自震懼則其見於有行也可无眚過去不善以從善矣故又曰震行无眚嗚呼吾以是知天下未嘗有可棄之人也一不幸而生於无事安樂之世耳聞諛言目見諛事居前无喪處後无恐迷年没

齒終无警悟以至於委靡不振積尤累釁而比屋皆可誅故不得不為可棄之人矣豈不謂之不幸矣乎若六三者不中不正宜若可棄矣然生震懼之世處兩震之閒動輒震懼遂得以起廢立懦而為无眚之人此君子所以為之喜幸也朱子發曰震為反生三震之極也反生蘇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離下體而之上體其位高矣然比之初九則所

慊多矣何也以陽居陰故也夫陽剛震動之物也而反居陰陰則氐滯而不能自不能自豈震動之義歟故曰震遂泥而象曰未光也夫離下體而之上體宜若震道至此光矣然乃滯泥而未光者是則其在已也威德雖修而未隆也勇斷雖行而或止也其在人也衆心雖服而猶疑也羣情雖畏而尚玩也此震道所以為未光也以唐憲宗之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而捍命者誅悔過者服固可稱矣

然淮西既平而驕侈浸生信用非人而功業不竟故史臣止稱之曰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已夫威令之復振也而曰幾云者未光之辭也豈非有所泥而然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之成體雖在於初九九四二爻而得尊位大中以主天下之動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能主天下

之動者以是大中故也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恐懼戒謹務危其行往來之閒不敢失足則能无喪其所有之事矣葢五之所有之事者不在乎他在乎中而已矣中之為道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得之而照臨維斗得之而不窮堯舜禹得之而相授受皆在此一事耳苟於此事也而无或喪失之焉則其大者在我矣故曰億无喪有事而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億大也六五之所謂大者在於中於其大者而无喪焉

則隨宜隨變而不越乎時中此所以能主天下之動也然則非能於往來之閒而務其行則亦未易至此故先之以震往來厲而象曰危行也而後繼之以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以陰柔之才居震動之極中无所主而驚懼之甚者也夫中无所主則外有所眩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夫以中无所主之人驚懼既甚何往而可哉故戒之

曰征凶然處恐懼之外而恐懼之來未切於已而過為是恐懼則與其恐懼既至而不知恐懼者固有間矣故聖人於此又以无咎予之而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二剛在下尚遠於已而其鄰若六五者於往來之閒如彼危厲故上六覩此鄰戒亦生畏懼則雖凶而无咎矣夫當此之時中无所主而驚懼太甚使其有親已之人恃之以為應援亦豈至此故曰婚媾有言謂其无與為應也司馬温公曰震不于其

躬于其鄰者禍在彼而恩在此也楚人滅江秦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謂乎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凡物處不當其所則動震之一陽是也當其所則止艮之一陽是也艮以一陽處當其所於上而二陰亦處當其所於下上下各當其所此艮之所以為止也以艮重艮則上下二體亦无不然者矣夫天下有當然之理无乎不在在止則為止在行則為行惟隨其當然而各止其所止者常得之而拘之者則失之也故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何則當然之理散在行止之閒是為當止之地人能於其當止之地

也而止於其所當止不以行止二其見焉則在止亦止也在行亦止也故聖人於此一言以蔽之曰時所謂時云者亦不過曰當然而然也夫其靜而止也其動而行也均不失其時焉此在我所謂不窮者故曰其道光明彼認止以為止而蔽於時止之止認行之非止而蔽於時行之亦止者果足與語止道哉昔孟子以可之一言斷孔子之行止久速又以時之一言斷孔子之聖其知夫子亦審矣至其形容之也又曰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夫聖人於其始終之際也皆有所謂條理云者此時止之為止而時行之亦止也此夫子所謂不窮者宜其道之光明至於今而猶不揜也艮之卦德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即艮之卦體以明艮止之道也夫背之在人者止於其所不見之地者也人之所以不能止其所止者以其牽於欲也欲牽於前則求其止有不可得故艮之道當艮其背謂所見在

前而背乃背之則止於其所不見之地莫或為吾亂矣王輔嗣所謂目无患也是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謂得其所止之地也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此止其所之謂也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當然之理无乎不在患不知所止焉爾艮之為卦也上下二體剛柔相敵无相與之義故命之曰敵應夫相應則相親不相與則相背此所以有

艮其背之象也艮其背故不獲其身此時止之為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時行之亦止也何者艮止其所而吾之所知者則止其所而已自止其所之外皆吾所不知故也故夫艮之為艮也吾知其為背而已矣又何求於身之獲也哉此時止之為止也然時乎行之也吾亦未嘗不行也故雖行之於庭除也亦不見其人焉此時行之亦止也行止之間无適而不得其所也如此於止之道所以為无咎也夫近而不相

得則凶易之情大抵然也然艮止之時故雖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而不以為過何者當止故也故曰无咎乃若施之他卦則不能无咎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艮故曰兼山夫兩山兼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也君子體此象故曰思不出其位程河南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

非據乎張橫渠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朱子發曰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正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孝皆分當然也耿希道曰不出其位其身止也思不出其位其心亦止也所以象兼山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蘇東坡曰艮自趾而上至於輔與咸一也咸以上六為輔而五為脢艮之輔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則背

也艮之爻皆取於動者而已艮何取於動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故取其體之静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静以為其静者已見於卦矣夫艮既以人身取象則初六艮體之極下者趾之象也其體則下其事則初也夫事止之於初而其止早矣故曰艮其趾當止之初而或不知所止者則必失正而有咎今也止之於初故未至於

失正而能无咎也其曰利永貞云者戒之也趾之為物也在下而好動易於失正而初六不純乎柔非能守正者故當止之初為之戒云司馬温公曰君子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處下體之中腓之象也腓足腹也處足之陰足之動止而腓實相之者也夫以六居二中且正者也

當艮止之時宜若其所止在已而不在人也然九三下體之主也故二之行止係乎所主而已不與焉猶之腓也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夫以中且正之人又當艮止之時而其所止不自夫已而自夫人曾不能自救其隨人之失則其心宜如何想其退聽以隨夫人也殊非其本心也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而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夫以二之中且正之才而不獲自施而施於人焉於已則不能自拯其隨

人之失於人則又未甘心而退聽之其憤懣不自足如此者誠爲中正之累者矣古之人或不幸而類乎此者西京之揚子雲是也吾讀班孟堅漢書見其嘗以清淨无爲少嗜慾稱之矣又嘗以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稱之矣又嘗以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與三世不徙官恬於勢利稱之矣而子雲亦有知玄知默爰靜爰清等語以自稱述吾切意當有漢之季守中蹈正者莫子雲若也夫何新室既建子雲乃

受止而不辭及法言之作乃有明哲保身之語又有龍以不制為龍之語又有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之語吾竊謂此豈子雲快于其心而為是言邪蓋亦聊攄其憤懣爾然則能為中正之累者子雲有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或高或下然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曾无上下之間然後耳目聰

明手足便利而中外无恙故能屈伸俛仰无不如意
而心得以夷然居中而享其无事之樂今也艮其限
而有所止焉則上體自上下體自下截然不相關屬
而其所謂夤者不得不列矣夤膂肉之下接者也夤
之列則所謂心者其能獨寧乎吾見其岌岌焉危矣
何者上下二體之相絶則不堪其憂者心也故曰艮
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蘇東坡曰憂之及心也謂之薫
程河南曰止道貴乎得宜人之固止一隅則處世乖

戾與物睽絶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者百體之總名也四已離下體而之上體故得總百體而謂之身焉艮其身謂施止道於其身也夫人之一身患不知所止爾如知其所止則能置其身於无過之地以此齊家以此治國以此平天下皆自此身始矣可不知所止乎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太甲自怨自艾之言曰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古之聖賢施止道於其身也葢汲汲如此誠知所本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與躬即一物也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説非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之成體雖在於九三上九二爻而以中正之道主天下之止者則六五是也夫五之所以主天下之止者雖不在於區區之話言而一嚬一笑之微實足以

係天下之休戚而召當世之治亂可无戒乎故五在上出命者也其在上體則言語所自出之地者輔也故有取於輔焉夫言輕發而无叙則有悔五施止於輔頰以中正之道自守故有所不言言必中節而无招憂之悔矣故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而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或曰五於正有所不足而云以中正也者曰以中故正也惟其以中故正則以此道而主天下之止欤乎何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成艮之主也夫艮至上九艮之終也艮之終則篤實之德愈久而愈堅故曰敦艮吉而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河南曰人之止難於終久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夫震莫善於初而艮則莫善於終而九三九四不與焉者艮者震之反艮之上九即震之初九故也君子以是知震貴始艮

賁終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易中多以男女夫婦發其義者蓋亦本陰陽而作也陰陽之用見於造化則為天地施之人事則君臣也而其較然易知者則男女夫婦也然人皆知發生之德皆屬諸陽而抑知陽之不得陰則發生之功將施

之何地邪故夫天必得地而後成造化之功男必得女而後有生育之理君必得臣而後致升平之效其相須之勢固如此也然上之所以須乎下者固若是其急也而下之所以往就乎上者亦未宜遽然也何也上之汲汲乎下也則於禮為无闕而下之或汲汲乎上者則於禮為深諱故也惟其然也故女子无輕動之失而君子有難進之風此易之所以有漸而漸之卦德所以有女歸吉利貞之辭也蓋漸之為義未

遽然之謂也天下之理於其未遽然之中雖日望之不足也猶之木也始於毫末終於合抱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而其進也蓋亦自有漸也故彖曰漸之進也以言天下之理固有所謂未始遽然者存也女子之歸於人也其始也納采其次問名其次納吉又其次請期而後繼之以親迎之禮於是夫婦之道始成此所謂漸之進也以此為進故曰女歸吉也朱子發曰臣之進於君人之進於事學者之進於學君子之

進於德未有犯分躐等而能進也而漸專以女歸為義者禮義廉耻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夫男女之合禮所重焉故君子之仕也亦然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之類也夫不由其道而往則不得謂之女歸吉

也安得謂之正矣乎惟其進也以漸則不徑於正矣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此則指漸之六爻各得其正以言漸也夫漸之六爻六二九三六四九五正也而初上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而陰下得尊卑之正矣陰陽各得其正此所謂進得位也此所謂進以正也夫位位也而正則道也有是道而无是位則功无自而成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下无所觀法矣故夫所謂有功者必曰得位而所謂正邦者必

曰以正也位猶馬也正猶轡勒也有是馬矣而致遠之功固在是矣然而无是轡勒馬則顛蹶之患隨之矣欲正得乎故正也者位之所實而漸之利也其位剛得中也此又專指九五一爻以言漸也夫進得位進以正此六爻之所同也然語其位之剛得中也則九五之所獨也夫惟以九居五剛而得中此所以履至尊總衆正而成漸之功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此又合艮巽二體之用以言漸之所以有功也夫止立我

之道也巽應物之道也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有止而已矣非能動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則喪其所止而動易窮矣何者不動則无漸進之義動而窮則是躁動也夫漸之義非戒於動也而戒於躁動焉則止於此而巽於彼而立我應物之道兩得而无遺此動之所以不窮也夫在我有不窮之理則亦无越乎是正而已矣漸之所利者正而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此不窮之源蓋有所自來也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艮為山巽為木山固髙矣上有木焉則木又出於山之上矣夫木之所以能如此之髙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惟其有漸故始於毫末終於合抱而有不可禦之勢焉此蓋止於此而巽於彼之道然也君子將以善天下之風俗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哉賢善之德居之在我而所止於此者既足以為風化之本原矣而至誠未有不能動者故

其美化流行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所謂止於此而巽於彼之道也彖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之卦德有取於女歸漸之大象則有取於木漸漸之六爻則又有取於鴻漸或取諸人或取諸物所取不同其所以發明漸進之義則亦一也鴻之為物也

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其行有叙往來有時者也
六爻之位自初至上尊卑小大各得其正故有取於
鴻漸焉六以陰柔之才初有所進固未離乎下位也
故有于干之象干水湄也未得位之象也夫當始進
之初進未得位而又上无應援故當以謙卑自處而
致其危警之心則於進退之義可无過咎也小子云
者此古人之謙辭也湯曰予小子履武王曰予小子
發周公曰予小子旦初六以謙卑之志處此下位自

危自警不敢妄進而恐失進退之義故曰小子厲也有言猶所謂有説也夫初六之所以自危自警如此者蓋有説也其説謂何亦曰吾當始進之初上无應援故不得不如是之自危自警故也夫如是則於其進退之義夫何有一毫之失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由干而之磐君子得位之象也磐石之平夷而可據

者而鴻也漸乎其上莫安之地也君子處莫安之地而飲食乎其上則有寛閒和樂之道而无迫促顧懼之憂矣故曰衎衎衎謂以六居二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剛中之君故居其位食其禄而无愧焉故曰吉夫君子居人之位食人之禄患不稱爾苟在我者居中履正而以中正之道上應於君而得以行其道則進居其位安享其禄不為素飽也不素飽猶詩人所謂不素飧言不徒食其食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之視六二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陸之象爾雅曰高平曰陸鴻以漸而得高平之地君子得高位之象也然君子之進也不難於得位而難於守正以九居三正也上无其應而比於六四以六居四亦正也而下亦无應而比於九三三四相比疑於以不正而

合比漸道之所忌也故為之戒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三與四俱无其應故以夫婦目之謂三也若離其羣往與四合而不復於正道四也亦失於正道而得孕於三而不成乎字育如此則凶矣故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征往也醜類也謂漸之六爻皆无不正三若獨往而不復於正道則是離其羣類也婦人未有孕而不育者四若失其道而得孕於非交此所以不育也三與四各得其正未

應至是而易於此必云爾者以二爻既俱无應而且相比故為之戒也既戒之又勉之曰利禦寇夫嗜慾之寇人甚於盜賊惟禮義可以已之使三也以道制慾以禮制心而不失吾正則四也亦不陷於不義矣此順以相保之道也朱子發曰夫人之所以致非道之交者罔不自已求之我无隙以乘之彼何自而來乎程河南曰君子之與小人比者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

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利用禦寇然則聖人獨以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之辭而責之九三者蓋謂禦巳之寇以自保者乃所以保四也為四禦寇以保四者乃所以自保也凡此皆九三之責也四何與焉此蓋聖人責備賢者之義然也夫三艮之主也貴於知止故發此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之視九三其位抑又高矣故有于木之象蓋四巽體也處艮之上山上之木也然鴻之掌不能握木則位雖高矣豈鴻之所安也而語其所安之地則或得其桷而後可也蓋桷者木之方平而其才之可以中榱桷者然後為得所安焉爾夫君子之所恃以為安者亦必曰正而已矣今而進處近君之地以正道居正位則能順事乎上而有所入焉以六居四柔順而正者也又為巽之主是皆體順巽之德而不失其

正焉此所以進處高位而无冒進之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九五得尊位大中故有于陵之象朱子發曰鴻水禽也進而至陵其位莫高焉然非其樂也君子之樂王天下不與存焉故曰鴻漸于陵夫五之婦二是也二五以中正相許久矣然當是時也三與四以无應介乎其閒聖人方且有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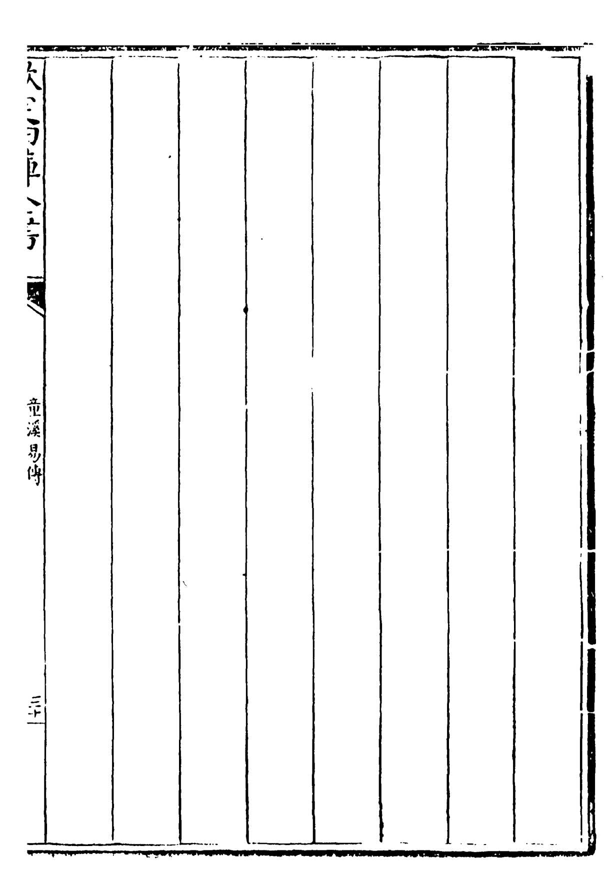
正之戒故二也其進不遽以正自守而至於三歲不孕焉又何遇合如是之難也蓋正者婦之德而孕者婦之功君子之心與其汲汲於有功无寧汲汲於守吾之正故也雖然中正之道有必合之理故始雖難進而終莫為之間焉故曰終莫之勝吉而象曰得所願也蓋五之所願者願得正臣以為吾中正之輔而二之所願者亦願以正道而事中正之君故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吉不可亂也

胡安定釋上九鴻漸于陸而曰陸當為逵字逵雲路也而程河南是之竊因二先生之意而深考六爻之義則知以陸為逵者誠是也何者古人之文章多尚音律而於易尤多焉以漸之六爻觀之初之干言二之磐衎三之陸復育四之木桷五之陵孕勝而上之逵儀何疑焉又況上漸之極也而在六爻之上所謂一卦之外也宜有于逵之象不應復為九三之于陸

也爾雅曰九達謂之逵以言虛曠无蔽礙之謂也鴻之漸也于其雲路則翺翺其羽進退可觀故可以為在下之表儀此於漸之道為吉也何也其來往也有時其進退也有度蓋有所謂不可亂者存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程河南曰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於雲路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者此賢達之高致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三

童溪易傳卷二十四

宋 王宗傳 撰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夫易之道貴於不窮而惡於或窮故聖人之於易也於其所貴者則每每援引天地大義而以告夫人於其所惡者則又重為之戒而以明示夫人是何也所

不可滅者天理也所不可不戒者人慾也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也夫惟天理之不可滅也故於家人則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聖人又引天地大義為歸妹言者亦非他也人之終始又在於所重故也此之謂天理之不可滅者也吾故曰易之道貴於不窮乃若人慾之縱而能為天理之害者則尤在於所戒焉爾故於姤則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聖人於姤既曰勿用又曰不可云者此非惡夫柔也惡夫柔之能

為剛害也柔能害剛則歸妹之位不當柔乘剛所以有征凶无攸利之戒也此之謂人慾之縱而天理之害不可不戒也吾故曰易之道又惡於或窮夫歸妹之義所以得為天地之大義云者蓋歸妹合震兑二體而成卦震東方也兑西方也此天地生成之義然也其在人也則震長男也兑少女也古者制嫁娶之禮男以三十而娶女以二十而嫁故其所歸妹也妹少女之稱也天地之大義而震與兑見之故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此即震兊相合以明歸妹之義也大抵天地不相交感則萬物之既衰者无自而復興女不歸男則生生之理廢矣又安能前者有終而後有始如是之不窮矣乎故又繼之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又即天地之大義以明人之終始然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貴於不窮矣乎說以動所歸妹也此合震兊二體之用以示歸妹之戒也夫說者小人之情也其所歸者妹也故說以動

然說无紀極而動无止息鮮有不失其正者故繼之以征凶以言惟說是動則縱其所往莫之知止而凶隨之矣何者失正故也以六爻之位觀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位皆失正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然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陰陽所處俱不當位如此何動而不凶乎故曰征凶位不當也此又言六爻俱不當位以明歸妹之所以征凶也雖然不特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焉以兑之六三而乘初九九二之剛

以震之上六六五而乘九四之剛夫以柔乘剛則下制乎剛剛為柔所乘則受制乎柔剛柔易位尊卑貿亂而家政替矣又何往而利乎故又繼之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此又指三陰乘剛以明歸妹之所以无攸利也程河南曰夫陰陽配合男女交構理之常也然縱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義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也又曰男女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倡隨之禮此正道也苟不由正道徇情肆

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喪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此所以无往而利也由是觀之豈非易之道又惡於或窮矣乎夫由前之言以觀則易之道貴於不窮由後之言以觀則易之道又惡於或窮聖人懼天理之或滅也此易之所以有歸妹聖人又懼人欲之或縱而天理之或害也此歸妹之卦辭所以又重為之戒云噫微吾聖人則天理之盟主伊誰尸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澤之為物也鍾莫說之性必有所說也而後澤水為之動揺今也澤上有雷陽之氣既以奮震則澤水從而感動於其下此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程河南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隂說而從是也然隂陽之相感也雖至於動說而動說之不已則又失永終之道焉何謂永終之道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是也此道或失而動說不已則猶

情肆欲棄禮亂倫女无雞鳴之誨士无昧旦之警而家政日廢醜德日彰矣欲永終得乎君子知此弊之所由生也常生於動說之不已故於女也懼其狃於說而忘其順也則帥之必以禮於男也懼其牽於欲而喪其剛也則其動必以正以此而始以此而終又何弊之有哉不獨夫婦之道為然也天下之事莫不有弊知其弊之所由生也而致其謹焉則終无弊矣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是意也

初六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下位也九陽德也當歸妹之時以陽德居下位乃諸娣之賢明者諸侯娶妻諸娣從之韓侯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也故初有歸妹以娣之象夫娣不正而合者也故稱跛焉然而能執謙之志以説承上故曰跛能履夫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安恒處分以助承其君而不失厥職以

是為得故曰征吉而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孔氏釋義曰九二不言歸妹者既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略不言也蘓東坡曰九二亦娣也其不言歸妹何也因初九之辭也而龔氏耿氏又皆指二為嫡而曰初以娣承二二以嫡承五今以文義考之俱未然也夫九二正得下體中位不應取娣象而六五位

上體之中以貴為行既稱其君矣則所謂嫡者五也二亦不應復為嫡也然不言歸妹何也曰二處下體中位居陰守常未適乎外所謂女子之賢明而妹之未歸者故爻辭但以女子守常為正而以幽人象之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正而已蓋以九二賢明之才位下體之中當斯時也何所用其明哉但當居陰守中而自托於幽眇之地夫然後不失其常矣故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而象曰未變常也蓋謂眇能視者

以二有賢明之才未始自鬻自衒而其視不過寄諸幽眇之地以是為能而已矣此九二所以不言歸妹不取娣象亦无嫡義而獨取幽人以為象歟幽人猶詩人所謂窈窕淑女有幽閒正静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蘓東坡曰古者謂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朱子發亦引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夫三下體之高位也不應有賤須之名然以六居三居不當位德不

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説之主以説求歸動非禮也夫女子之可貴者為其正也順也動以禮也今也六三犯此三不韙其目之曰須也固宜此象所謂未當也夫歸以須六三也歸以娣則初九也若以六三而比初九誠相反也何也初有賢明之才執謙卑之志處常安分用獲其吉三有是乎夫三與初既如是之相反也則雖欲為娣不可得也宜其惟須之為也故曰反歸以娣謂三之歸以須與初之歸以娣相

反也夫是之謂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二妹之未歸也故不以歸妹言九四妹之可歸而未歸者故曰歸妹愆期何也九四賢明之才雖與二同而所處之位則與二異故也夫二與四皆居陰也何謂其所處異也曰卦爻有六巳居其四以九居四已離兊體此所謂愆期之歸妹也夫女子於歸妹而或愆者何也曰禮以女子二十而嫁或有大故則以

二十有三為節九居四位既離兊體此所以有愆其期而遲其歸之象也何也有時而然而非悖於禮經故也夫生而願為之有家者女子之志孰无是也然或有待而行而至於愆其期焉者亦各言其志也而已矣故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而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四雖上體然亦居陰故有遲滯而不遽前之象若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而

夫子從而諾之曰吾將仕矣夫時之失而日月之逝在夫子豈不知此然夫子之志蓋亦有待云爾故嘗以匵玉自況而曰我待價者也又嘗以匏瓜況其不然而曰吾豈匏瓜也哉則聖人之志非固為是悠期之事以取誚於人也亦曰遲遲吾行者此非我也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五君位也歸妹之處此位也所謂嫡夫人小君位也

莫尊且貴焉雖然尊且貴也以六居五體謙從禮而

无亢滿之失故曰帝乙歸妹子夏傳曰天乙湯也湯

嫁妹之辭有所謂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之言則欲其

无亢滿之失可知故泰之六五去驕去泰與此文同

象夫惟雖尊且貴而能體謙從禮也故尚禮而不尚

飾衣袂所以為容飾也而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者其良在德不在袂也良美好也若娣則以容飾為事者也袂之良則其德未必如袂也何也其君其娣各有所尚故也葛覃之稱后妃也不過曰刈濩是中谷之葛以為絺綌而服之云爾及其薄污也而又薄澣之以為后妃恭儉節用之德則其良在德不在袂可知也夫陰陽之義配日月也日君也月則小君也小君體謙從禮而无亢滿之失以況則月幾望也夫五君位也當歸妹之時而以小君位焉可謂尊

且盛矣然以六居之則雖盛未盛也則月之幾望是也此非六五之所謂吉乎若夫月望則與日並隂盛則與陽敵此女媧呂武所以亂天下也其禍可勝言哉然其所以至此者无他不知亢滿之是戒云爾乃若歸妹之六五以帝乙之貴行謙遜之德而不失乎處中之道寧有是過乎故象又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

承虛筐也

夫婦女之職所以輔相夫子承先祖供祭祀者也故詩之采蘋述其采彼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奠之室牖尸之者有齊季女也禮亦稱祭祀之禮主人親割牲取血以祭而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而信南山之詩亦以此責幽王之不能則夫先祖之是承而祭祀之是供也孰大於是令也上六處歸妹之終勢已窮也居震之極動不靜也柔弱无

能才不堪也陰虚不實誠不存也愚闇處上好自用也有是數者以女言之則承筐无實矣以士言之則刲羊无血矣其如承先祖供祭祀何未見其有所利也故曰无攸利而象則特取虚筐无實以為言者葢歸妹上六女子也女子不才重責之也

䷶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

豐者時之極盛者也何謂極盛曰在萬物則為衆多在生齒則為繁庶在幅員則為廣遠在庶事則為詳備在人材則為茂盛在國家則為殷富在天下則為平治而在功業則為光明而盛大也故卦之德曰豐亨而彖曰豐大也夫卦之所以為豐者合離震而成也離明而震動明則足以有照動則足以有行明動相資此致豐之道也故曰明以動故豐此合離震二

體之用以言豐也夫數椽之室非甚大也功力不至則積日累歲而不能成豐大之世其所謂大也固若是其盛也為人君者苟无其道以致是大則是大也其能如是其盛乎故夫致豐之道惟王者為能至之何則所尚者大也何謂所尚之大曰明以動是也非明則无以照非動則无以行故夫所以致是豐者此道也語其能盡此道者非王者則不可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假至也此又即明以動之義以言惟王者為

能盡致豐之道也夫所謂致豐之王者非六五乎六五以陰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懼驚憂之象當此之時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日未中之象也日而未中則照有所不周當此之時聖人又勉之以宜日中蓋以驚憂自沮則動有所不足也照有所不周則明有所不足也此非尚大之謂也聖人於此又不得不有所戒又有所勉也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此又即六五與震離之象以為王者之戒與

勉也雖然致豐易保豐難人知今日之豐生於前日之不豐也又烏知後日之不豐生於今日之豐邪故聖人於此又因勿憂宜日中之一辭而別演其義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所以示萬世人主處豐之大戒夫日既中矣則當傾昃月既盈矣則當缺食此豐不常豐之譬也何則天地之理時息則盈時消則虛今日之盈乃後日之虛息而不已之所致也後日之虛又今

日之盈消而不已之所致也是理也此天地之所不能違也故夫天地之盈虛在陰陽則為進退在萬物則為盛衰而其章章在目可以日夜驗之者則日之中昃與月之盈食也由是觀之則時消時息而盈虛繼之此雖天地之大猶不能違而況人與鬼神乎蓋天地之間聚而為人散而為鬼神者此即天地盈虛之理然也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夫觀日月之昃食而知天地之盈虛觀天

地之盈虛而知人鬼之聚散天地萬物之理不可常
蓋如此也不因此之理而知豐之不常豐也而盡其
所以保豐之道可乎何謂保豐之道曰持其盈守其
成如成周之成王是矣夫成周之世以萬物則盛多
矣以四方民則和會矣以土宇則昄章而孔厚矣以
禮與樂則庶事大備矣以人才則蕩蕩乎其多矣以
曾孫之稼之庾則如茨如梁如京如坻矣以當時之
治則既醉太平矣以功業之盛則又有酌以告成矣

此所謂豐大之世而極盛之時也使其不能持其盈守其成安能保是豐邪然成王所以持其盈守其成者何如曰吾嘗以詩考之嬛嬛在疚見於朝廟之言成王不敢康見於郊祀之什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又見於求助之作此其故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既至電亦至焉兩者相會而震耀於天地之間使人掩耳閉目之不暇何其盛哉此雷電皆至所以為

豐之象也夫震雷離電施之人事則刑獄也故傳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然刑獄之事豈君子之得已也不過將以脅懼夫人而使之皆知警畏云爾故夫法離明以折獄象震動以致刑明以折獄則足以照其幽枉之情動以致刑則足以施其剛威之用震曜並行下皆警畏此所以法雷電皆至之象也河南曰噬嗑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豐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

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所以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九明之初也九四動之初也在他卦則陽與陽為非應在豐卦則雷電皆至明動相資以成其功蓋明而非動則明无所用動而非明則動无所之兩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故初遇四則謂四為配主四

遇初則謂初為夷主也配如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以言其均敵也夷等夷也猶之曰莫適為尊卑也故兩者相遇皆曰主云夫人之情勢均則不相下不相下則怨隙生矣惟豐之初與四明動相資故雖勢均而力敵不為過咎故曰雖旬无咎旬十日也十日之數天地相函奇耦錯居而无或贏或踦之處何者適均故也初與四其勢雖均而非其應往與之遇明動相資以成其功故曰往有尚有尚云者謂有功也

故坎曰行有尚往有功也是也雖然明動相資以成其功則不以勢均力敵為過咎也或有求勝之心而无相濟之意則相先以相失嫌怨搆而災害生矣此災害不生於相資而生於相勝也故象復戒之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明之主也无應而不動有明而无用者也故體

柔居陰以自蔽晦而有豐其蔀之象蔀草莽陰蔽之地也當明之時而居陰蔽之地不豐其明而豐其蔀者也日中明盛之時也當明盛之時而所應者六五昏暗之君故曰日中見斗斗昏見也居中而主運平六五之象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然以陰應陰未能必其見用乃所以自取嫌疑忌嫉也何者嫌疑忌嫉之心闇主之所不免也明而復昏故易得此故曰往得疑疾雖然當此之時居此之位以其見疑見嫉

也而遂已乎曰未也程河南曰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居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上達而君見信之篤爾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後主是也故曰有孚發若吉而象曰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按陸氏釋文云沛古本或作旆謂幡幔也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蘓東坡皆因之又曰沫字林作昧斗杓後星也鄭氏亦讀作昧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胡安定程河南亦云昧微星也朱子發依字林所釋曰昧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夫幡幔懸於上而蔽於下障蔽光明之物也此上六之象也五有斗象上居五後則沬居斗後也則沬亦上六之象也九三以陽居陽有能為之才者也然當此之時為豐之主者六

五也五既柔暗而三之所應者又上六也則上者既有以蔽乎下而九三雖有能為之才亦无所施也故曰豐其沛以言其有所障蔽而然也又曰日中見沬以言其所見者微而昧也肱之在人也所以輔佐上體者也所謂右肱尤其有力者此九三以能為之才而應乎上之象也然三固有是才矣而其所應者昏闇之人也則无以施其用矣此所謂折其右肱也然則當此之時有能為之才而无所用也又何所歸咎

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以言君子之心初无所怨无所尤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者夫豐大之世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三有是才而上之人既无足賴如此則豐大之功何自而可成邪故曰不可大事也人之所恃者右肱也所謂可以大事者此其具也今也右肱既折所以勝大事也者无其具矣故又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此蓋重歎九三有是才而其用不獲施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動之主也當明盛之時處近君之位然其所居者陰也而又位重陰之下故與六二同其象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而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蓋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體柔而居陰而所應者又陰也四之豐其蔀日中見斗者居陰而位重陰之下而所承者亦陰也雖然當明以動之時而

四也實為動之主豈以位不當也與幽不明也而可以已乎曰未也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同德而相濟所謂夷主也四若下而與初遇則當此之時其為輔助豈小也未可以勢均力敵而不下應之也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河南曰六五陰柔居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聖人設來章之文以為教耳愚竊謂未可以此

罪五也何也蓋以六二九四見斗之象觀之則五也誠闇主也然當豐大之時所謂以柔闇居尊而正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者則上六之豐其屋蔀其家是矣六五則未然也何也其所處者中也所處者中則无自豐自亢之失矣夫古之人君固有闇而明者矣何也闇者我也明者人也以人之明而為我之明則我雖闇何嫌焉固有弱而強者矣何也弱者我也強者人也以人之強而為我之強則我之弱何嫌焉

夫惟六五之所處者中也故雖隂柔也而无不斷之失雖體震也而无過動之愆此爻辭所以有來章之吉也夫章云者剛柔之雜而成體者也經曰分隂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六五以闇而資明以弱而資强則自初至四所謂明以動之才者皆入吾彀中矣何者蓋吾有以來之故也君臣之相得曰慶有是實而名隨之曰譽當豐大之時而五也有來章之吉焉故曰有慶譽吉蓋謂有慶有譽此六五之所

以吉也而象特曰有慶云者舉慶以見譽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豐之極也豐之極必亢以六居上所謂愚自用賤自專也其誰與之夫在上曰屋取其能覆而已矣今也豐其屋翔于天際亢高之象也在下曰家取其可居而已矣今也蔀其家掩蔽其內幽闇之象也夫屋雖豐而家則蔀則莫之與居矣故又曰闚其戶闃

其无人闃寂也以言居幽處闇亢高自絶而人莫之與也故曰自藏也謂之自藏則非人之遠己也乃己之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人猶不之覿焉欲无凶得乎此九三所以甘心於折肱而无所歸其咎也然則程河南所謂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虚己下賢之象也者非六五也乃上六也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

哉

入而麗乎內者處家之象也故合巽離而為家人止而麗乎外者旅人之象也故合艮離而為旅旅也者聖賢失位之時也夫君子之道固无往而不亨然時乎得位則其亨在於天下時乎失位則其亨止於身故卦之德曰旅小亨而已孟子因周霄之問仕也而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故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公明儀亦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曰古之人云者葢指孔子也以其皇皇如也故以弔言之夫孔子以皇皇一旅人今日之齊明日適衛然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故吾孟子得以知其心斷然以或者之言為非是而曰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何以為孔子此卦之徳又曰旅貞也而彖復釋之曰旅小亨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此則指六五一爻與艮離二體之用以言旅之所以小亨與貞吉也夫用剛非

旅道也故莫尚乎用柔然柔不可過也故莫尚乎得中旅人失位而寄乎外夫苟徒以媚說順從乎人而已也此固柔也而不得謂之得中孔子見南子諸陽貨此所謂順乎剛也然而无失中之柔焉則有德在孔子矣其在爻也則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屬外體麗乎二剛之間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釋旅之所以小亨也孟子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何者君子有所止也不可以不麗乎明

故也故孔子亦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誠如或者之言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則旅之正不在孔子矣非所謂麗乎明也故曰止而麗乎明此釋旅之所以貞吉也夫失位者旅之時也身與貞者旅之義也當旅之時非身則旅道窮矣非正則旅道失矣故旅之卦德曰旅小亨又曰旅貞吉旅一也而再言之蓋謂其時義之大在此兩者故也故孔子於此又歎之曰旅之時義大矣

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高遠之地也火明曜之物也山上有火則明寓高遠足以有照而其勢迅疾不能久留旅不處也故其象如此夫刑非輕用之物而獄非可久留之地故君子觀旅之象也而得之明无不照之義則於刑也每致其明而謹用之得其迅速而不留之義則於獄也亦隨而決之而不留焉大抵旅道宜慎而不宜留刑

獄之事適與相類故象取其義云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眇之才居卑下之位當羈旅之時非所謂行道救世之志也此不過謀小利為小人而已爾故曰旅瑣瑣夫君子之志固有所謂遠且大者存也何也欲行道以救世故也夫如是故旅道不窮而亨无災而吉若卦德之所云是矣今初六之旅也瑣瑣然也則其志窮矣窮則无動而吉此其所以自取災害

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蓄也有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旅道何修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為正故也夫旅道患不正爾正則吾无尤於物而物亦莫吾尤也此其所以

有安而无危有得而无喪也而象特曰得童僕貞云者此省文之例也而程河南朱子發皆云得童僕之忠貞者親信之而不疑此於義固无害然九三喪其童僕貞厲而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則又上之所以遇下也其失固有在也而非童僕不正之罪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以剛居剛剛之過也處下體之上又艮之上自

高也夫自高則不能順乎上而上不與故曰焚其次謂離火在上有焚象也過剛不能柔乎下而下不附故曰喪其童僕謂剛止於上无逮下之象也夫易惡亢而戒剛大過剛亢平時猶不可用也而況於旅乎故九三之焚其次誠異夫二之即次矣喪其童僕又異乎二之得童僕矣何也以九居三此雖正也然而剛過則於正為厲故也故象又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蓋謂既已有焚其次之傷矣

而又喪其童僕焉此暴厲之過也夫旅親寡之時也朝夕之所與者童僕而止爾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視乎下則彼童僕也亦必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此喪其童僕其人固然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上之於下也能來之而不能留之則上下相視皆旅人也欲其不喪得乎故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九三之厲可謂不仁矣而又當旅之時用其不仁之術宜其然也或曰九三之與六二固異矣

而不曰亡其資何也曰其次既焚資何有焉舉重以見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動之才而居陰靜之位得所處也故曰旅于處然陰靜之位宜若可處也當旅之時旅于外猶未為得位也資貨用也斧利物也夫君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者也位未得而道未行故雖身旅乎外得其

所處而貨利之交至也君子之心蓋亦未快於是也

孟子之在齊在梁在薛也兼金之餽或受或不受其受之也或曰饋贐或為兵餽以其有辭其不受之也則以无處而饋之也故曰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此四之雖得資斧而我心未始以是為快也或曰用剛非旅道也而四亦剛也何也曰處上體之下而又居隂位故无亢剛之失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河南曰人君旡旅旅則失位故五雖君位不取君義此一爻孔子之象也夫雉文明之物也六五離之主故取雉象矢射雉之器也離為戈兵故取矢義夫有文明之才斯有文明之化聖人之志蓋在是矣然聖人之志雖在於是其如一矢之遺亡何謂其失位而旅故也春秋之君蓋亦有知孔子之為聖人者矣若魯哀公衛靈公齊景公楚昭王是也其次則孟僖子季康子楚子西吳太宰嚭之類蓋亦不乏人也然

而不能用也故雖終以譽命而上逮乎巳也徒足以致旅之小亨而已矣而文明之化卒不見於當世可不為之重歎矣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之視九三亢為剛亢者也凡物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是也故旅之上取以為象夫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也故曰鳥焚其巢以況則旅之好

尚自取焚害其義固然也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於其笑樂平易之時令也以巢焚之故而號咷也其誰與聞邪蓋言剛亢自絕一至於此而終莫之與也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四